

金 玉

華 泉

子 子

96

6

十 一

十 二

十 三



中國文學參考資料叢書

玉泉子 金華子

〔唐〕佚名等撰

中華書局

6449

玉泉子 金華子

(唐) 佚名等撰

*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上海紹興路7號)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092 1/32 · 2 1/4 印張 · 35,000 字

1958年10月第1版

1958年10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 定價：(7) 0.22元

統一書號：10019.109 58.10.滬型

出版說明

玉泉子一卷，不著撰人姓名。宋史藝文志載玉泉子見聞真錄五卷，陳振孫書錄解題載玉峯筆端三卷，又載別一本號玉泉子。前兩種都與此書無關，只有後一種與此書名近似，但也很難肯定就是此書。

金華子二卷，南唐劉崇遠撰。周廣業從徐鉉稽神錄考得他是廣南節度使劉崇龜的堂弟，他在南唐做過大理司直，在此以前做過兩次縣令。從他所記王師範事迹特別詳細這一點來看，可以推想他是從青州方面避亂到江南，因而在南唐做官。他的自序開端便說少慕赤松子兄弟，所以自號金華子，可知作者受道家的影響是相當深的。此書曾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和陳振孫書錄解題著錄。宋史藝文志及鄭樵通志藝文略均作三卷，今本是從永樂大典輯出。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在其考異中（見卷二百三十七元和元年）引金華子雜篇記周寶高駢事，並有注云一段。現本書雖有記周寶高駢事數條，却與考異所引，殊不符合。似乎此書原名金華子雜編，而且作者自己已有注。即此一端，已可證明今本金華子不是司馬光所見之本了。（今本的注文恐怕已被刊書的人竄亂。）

兩書中所記多半爲中晚唐時代的雜事，有一部分並與他書互見，但仍有大部分資料爲他書所未載，具有相當的史料價值。但其中有些地方仍須加以審慎抉擇。卽如金華子所記劉鄩襲兗州事，以兗州節度使爲姓張。按之事實，此時兗州屬葛從周，五代史與通鑑皆同。姓張顯然是錯的，或者是劉氏有所諱而故意混亂其姓名，也未可知。

除了一些重要的史實外，還有關於文學家的佚事，如段成式、溫庭筠、皮日休、杜牧、張祐等，對今天研究唐代文學也是有用的參考資料。

兩書還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情況和封建統治集團的一些醜態，如玉泉子中所記翁彥樞靠老僧的門路，指定以第八名進士及第，崔蠡取宗人爲狀元以報私恩，都暴露了統治集團的昏庸腐朽和他們內部矛盾的尖銳。又如，唐代婚姻制度的階級限制非常嚴格，所謂賤民不能與士人結婚，士人又以娶五姓女爲榮。他們依靠婚姻建立自己的社會關係，以攫取政治上與經濟上的利益。玉泉子中鄧敞娶牛僧孺之女，金華子中杜讓能娶崔氏女，都說明了這一種醜態。

他如，金華子在黃集一條中說：『始盜賊聚於曹濮，皆承平之蒸民也。官吏剝剝於賦歛，水旱不恤其病餒。父母妻子，求養無計。初則窺奪穀粟，以救死命。黨羽既成，則連衡同惡，跨山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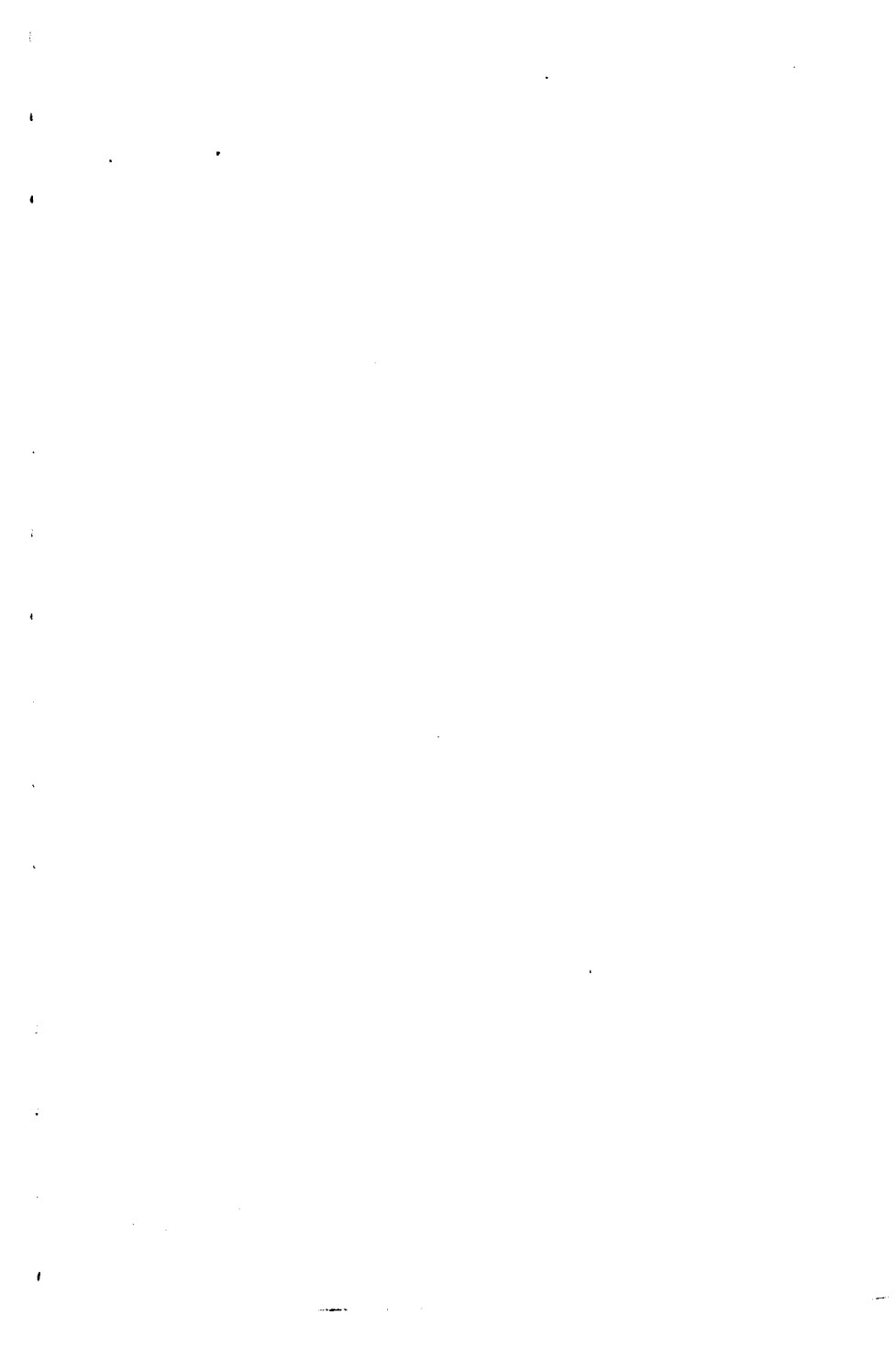
海，東逾梁宋，南窮高廣。』這裏雖把農民起義誣譏爲盜賊，却也揭出了唐末農民起義的根本原因。

此外，在故事敘述當中還有着濃厚的因果迷信觀念，在今天看來，也是必須以批判的眼光對待的。

玉泉子今用讀畫齋叢書本、金華子用稗海本校正加句讀印行。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 一九五八年八月

玉泉子



玉泉子

唐人著闕名

裴晉公度爲門下侍郎，過吏部選人官，謂同過給事中曰：『吾徒僥倖，至於此輩優與一資半級，何足問也！』一皆注定，未曾限量。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豬、魚、蒜，逢著卽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其器抱弘達，皆此類也。

裴晉公在中書，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聞之者莫不失色。度卽命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竊怪之。夜半飲酣，左右忽白以印存焉，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度以其故，度曰：『此出於胥徒盜印書券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諸水火，不復更得之矣。』時人服其弘量，臨事不撓。

李相德裕，抑退浮薄，獎拔孤寒，於時朝貴朋黨，德裕破之。由是結怨而絕於附會，門無賓客。惟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德裕嘗左宦宜陽，肇投以文卷，由此見知。後隨計京師，每謁見，待以優禮。舊制：禮部放榜，先呈宰相。會昌□年，王起知舉，問德裕所欲，答曰：『安問所欲？如盧肇、丁稜、姚鵠，豈可不與及第耶！』起於是依其次而放。

盧肇、丁稜之及第也，先是放榜訖，則須謁宰相，其導啓詞語，一出榜元者，俯仰疾徐，尤宜精審。時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稜也。稜口吃，又形體小陋，及引見，則俛而致詞。意本言稜等登科，

而稜赭然發汗，鞠躬移時，乃曰：『稜等登，稜等登。』竟不發其後語而罷，左右皆笑。翌日，友人戲之曰：『聞君善箏，可得聞乎？』稜曰：『無之。』友人曰：『昨日聞稜等登，稜等登，豈非箏之聲乎？』

李德裕以己非由科第，恆嫉進士舉者。及居相位，權要束手。德裕嘗爲藩府從事日，同院李評事以詞科進，適與德裕官同。時有舉子投文軸，誤與德裕。舉子既誤，復請之曰：『其文軸當與及第李評事，非與公也。』由是德裕志在排斥。

元和初，黜八司馬。韋執誼崖州，韓泰處州，柳宗元永州，劉禹錫朗州，韓曄杭州，凌準連州，程異郴州。及咸通中，韋保衡、路巖作相，除不附己者十司戶。崔沆循州，李瀆繡州，蕭連播州，崔彥融雷州，高湘高州，張顏潘州，李貺勤州，杜裔休端州，杜彥持義州，李藻費州。內繡州、潘州、雷州三人不迴。初高湜與弟湘少不相睦，咸通末，旣出高州，湜雅與路巖相善，見巖陽救湘。巖曰：『某與舍人皆是京兆府荷柳者。』先是劉瞻志欲除巖，溫璋希旨，別製新柳數十待之。瞻以人情附己，不甚緘密，其計泄焉。故居巖之後。湜旣知舉，而問巖所欲言，時巖以去年停舉，已潛奏恐有遺滯，請加十人矣，卽託湜以五人。湜喜其數寬，形於顏色。不累日十人勅下，湜未之知。巖執詔笑謂湜曰：『前者五人，侍郎所惠也。今之十人，某自致之。』湜竟依其數放焉。湘

到任，憤湜不佑己，嘗賦詩云，唯有高州是富家之句焉。

路巖出鎮坤維也，開遠中衢，恣爲瓦石所擊，故京兆尹溫璋諸子之黨也。巖以薛能自尙書郎權京兆尹府事，李贇之舉也。至是巖謂能曰：『臨行勞以瓦礫相餞。』能徐舉手板對曰：『舊例宰相出鎮府司，無例發人防送。』巖有慚色。懿宗晚節，朝政多門，巖年少固位，邂逅致此。一旦失勢，當岐路者，率多仇隙附麗之徒，鈞射時態，志在諛媚，雷同一詞，中外騰沸，其實未然也。始巖在淮南，與崔鉉作度支使，除監察，不十年，城門不出，而致位卿相，物禁太盛，暴貴不祥，良有以哉。初鉉以巖爲必貴，常曰：『路十終須與他那一官也。』自監察入翰林，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如今便入翰林，如何得老去。』皆如所言。

鄧敞，封敖之門生，初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孺之子，有勢力，且富於財。謂敞曰：『吾有女弟未出門，子能婚乎？當爲君展力，寧靳一第乎？』時敞已婚李氏矣，其父嘗爲福建從事，官至評事。有女二人皆善書，敞之所行卷，多二女筆迹。敞顧已寒賤，必不能致騰蹕，私利其言，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挈牛氏而歸，將及家，給牛氏曰：『吾久不到家，請先往，俟卿可乎？』牛氏許之。泊到家，不敢泄其事。明日，牛氏之奴驅其輜橐直入，即出居常牛氏所玩用供帳帷幙雜物，列於庭廡之間。李氏驚曰：『此何爲？』奴曰：『夫人將到，令具陳之。』

李氏曰：『吾即妻也，又何夫人爲。』即撫膺大哭。頃之，牛氏至，知其賣己也。請見李氏曰：『吾父爲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嫌不能富貴，豈無嫁處耶？其不幸，豈唯夫人乎？今願一切與夫人同之，夫人縱憾於鄧郎，寧忍不爲二女計耶？』時李氏將訴於官，二女方牽挽其袖而止。後敝以祕書少監分司，慳吝尤甚。黃巢入洛，避亂於河橋，節度使羅元杲請爲副使從事。後巢寇又來，與元杲竄焉，其金帛悉藏於地中，並爲羣盜所得。

杜祁公惊爲小兒時，嘗至昭應縣。與羣兒戲於野，忽有一道士獨愛惊，以手摩挲曰：『郎君勤讀書，勿與諸兒戲。』指其觀曰：『吾居此，頗能相訪否？』既去，惊即詣之。但見荒涼他無所有，獨一殿巋然存焉。內有老君像，初道士半面紫黑色，至是詳觀其像，頗類向者所見之道士，乃半面爲漏雨所淋故也。

夏侯孜與王生同在場屋。王生有時價，孜且不倖矣。嘗落第，偕遊於京西，鳳翔連帥館之。一日從事有宴召焉。酒酣，從事以骰子祝曰：『二秀才若俱得登第，當擲堂印。』王生自負才雅，如有德色，怒曰：『吾誠淺薄，與夏侯孜同年乎？』不悅而去，孜及第，累官至宰相，王竟無所聞。孜在蒲津，王生之子不知其故，偶獲孜與父平昔所嘗往來筆札累十幅，皆孜手迹也。欣然挈之以謁孜，孜既見，問其所欲，一以依之。即召諸從事以話其事。

崔殷夢瓌，宗人瑤門生也，夷門節度使龜從之子。同年首冠於瓌，瓌白瑤曰：『夫一名男子，飭身世以爲美也，不可以等埒也。近歲闕試內多以假爲名，求適他處，甚無謂也。今乞侍郎不可循其舊轍。』瑤大以爲然。一日，瓌等率集同年詣瑤起居。既坐，瑤笑謂瓌等曰：『昨得大梁相公書，且欲先輩一到，駿馬健僕，往復當不至稽滯，幸諸先輩留意。』瓌以坐主之命，無如之何！皮日休，南海鄭愚門生。春闈內嘗宴於曲江，醉寢於別榻，衣囊書笥，羅列旁側，率皆新飾。同年崔昭符，鐐之子，因蔑視之，亦醉更衣。見日休謂其素所熟狎者，卽固問，且欲戲之。日休童僕劇前呼之，昭符知日休也。曰：『勿呼之，渠方宗會矣。』以其橐笥皆皮，時人傳之，以爲口實。

日休嘗遊江湖間。時劉允章鎮江夏，幕中有穆判官者，允章親也。或譖曰休薄焉。允章素使酒，一旦方宴，忽怒曰：『君何以薄穆判官乎？君知身之所來否？鸚鵡洲在此，卽黃祖沉禰衡之所也。』舉席爲之懼，日休雨涕而已。

裴勛質貌么麼，而性尤率易。嘗與父坦會飲，坦令飛盞，每屬其人輒目諸狀。坦付勛曰：『矮人饒舌，破車饒楔，裴勛十分。』勛飲訖而復盞曰：『蝙蝠不自見，笑他梁上燕。十一郎十分。』坦第十一也，坦怒咎之。又慈恩寺連接曲江，京輦勝景。每歲新得第者，畢列姓名於此。勛嘗與

親屬遊，見其父及第，榜率多物故。謂人曰：『此皆鬼錄也。』其輕薄如此。

盧隱、李崱皆滑帥王鐸之門生，前後黜辱者數矣。隱、崱物議，以爲衽席不修，隱以從兄攜爲相，特除右司員郎，右丞崔沆不聽。隱上省，仍即見攜於私第。攜未知之，欣然而出。沆曰：『員外前日入省，時議未息，今復除糾司員外，省中固不敢辭，他曹惟相公命。』攜大怒，馳入曰：『舍弟極屈，即當上陳。』既上，沆乃求假。攜即時替沆官，謂人曰：『吾見丞郎出省郎，未見省郎出丞郎。』隱初自太常博士除水部員外爲右丞，李景溫揖焉。迨右司之命，景溫之旨也。至是而遂其志矣。是時諫官亦有陳疏者。攜曰：『諫官似狗，一個吠輒一時有聲。』

白敏中爲相，嘗欲以前進士侯溫爲子婿，且有日矣。其妻盧氏曰：『身爲宰相，願求爲我婿者多矣。已既姓白，又以侯氏兒爲婿，必爲人呼作白侯耳。』敏中爲之止焉。

李相福妻裴氏，性妬忌。姬侍甚多，福未嘗敢屬意。鎮滑臺日，有以女奴獻之者，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間言於妻曰：『某官已至節度使矣，然所指使者，不過老僕，夫人待某，無乃薄乎！』裴曰：『然，不能知公意所屬何人？』福即指所獻之女奴也。裴許諾，爾後不過執衣侍膳，未嘗一得繾綣。福又囑妻之左右曰：『設夫人沐髮，必遽來報我。』既而果有以夫人沐髮來告者。福即僞言腹痛，且召其女奴。既往，左右以裴方沐不可遽已，即白以所疾，裴以爲信然，遽出髮盆。

中，跼問福所苦。福既給以疾爲言，卽若不可忍狀，裴極憂之，由是以藥投兒溺中進之。明日，監軍使及從事悉來候問，福卽具以事告之。因笑曰：『一事無成，固當其分，所苦者，虛咽一甌溺耳。』聞者莫不大笑之。

楊希古靖恭諸楊也。朋黨連結，悉相期以死。權勢燼灼，力不可拔，與同里崔氏相埒，而叔季過之。希古性行誕僻，初應進士舉，投丞郎以所業，丞郎延獎之。希古起而對曰：『斯文也，非希古之作也。』丞郎訝而詰之。曰：『此舍弟源嶠爲希古所作也。』丞郎大異之曰：『今之子弟，以文求名者，大半假手也。苟袖一軸投之於先進，靡不私自銜嚮，以爲莫我若也。如子之用意，足以整頓頽波矣。』性酷嗜佛法，常置僧於第，陳列佛事，雜以幡蓋，是謂道場者。每凌晨，輒入其內，以身俛地，俾僧據其上誦金剛經三遍。性又潔淨，內逼如廁，必撒衣無所有，然後高履以往。

相國李石，河中未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過當舍屋脊，內一枝不及。相國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執。唯福一人歷七鎮使相而已。蓋一枝稍短爾。

苗胤以進士及第，困居洛中有年矣。不堪其窮。或意謂將來通塞，可以響卜，卽命兒姪酒掃廳事，設几焚香，束帶秉笏，端坐以俟一言。所居窮僻，久之無聞。日晏，有貨枯魚者至焉。胤復

祝其至而諦聽之，其家童連呼之，且挈魚以入，其實元無一錢，良久方出。貨者遲其出，因怒之矣。又兒或微剝其魚，貨者視之，因罵曰：『乞索兒終餓死爾，何滯我之如是耶！』初就嘗自外遊歸，途遇疾甚，不堪登降，忽見輦棺而過者，以其價賤，即僦之，寢息其中。既至洛東門，闍者不知其中有人，詰其所由來，就恐其訝已。徐答曰：『衣冠道路，得貧病不能致他輿，奈何怪也？』闍者退曰：『吾守此三年矣，未嘗見有解語神柩。』後就亦終江州刺史。

杜羔妻劉氏，善爲詩。羔累舉不中第，乃歸。將至家，妻即先寄詩與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迴？如今妾已羞君面，君到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即時而去，竟登第而返。

趙悰妻父爲鍾陵大將，悰以久隨計不第，窮悴愈甚，妻族益相薄，雖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軍中高會，州郡謂之春設者，大將家相率列棚以觀之。其妻雖貧，不能無往。然所服故弊，衆以帷隔絕之。設方酣，廉使忽馳吏呼將，將且懼，既至，廉使臨軒手持一書笑曰：『趙悰得非君之婿乎！』曰：『然。』乃告之：『適報至，已及第矣。』即授所持書，乃勝也。將遽以勝奔歸呼曰：『趙郎已及第矣。』妻之族，即撤去帷帳，相與同席，竟以簪服而慶遺焉。

李訥除瀾東路，出淮楚時，盧罕方爲郡守。訥既至，適值元日，罕命設將送素膳於訥。訥初見欣然，迨覽狀，乃將名，與訥父諱同，訥、建子也。雅性褊急，大怒，翌日僅旦，已命鼓棹前去。罕聞